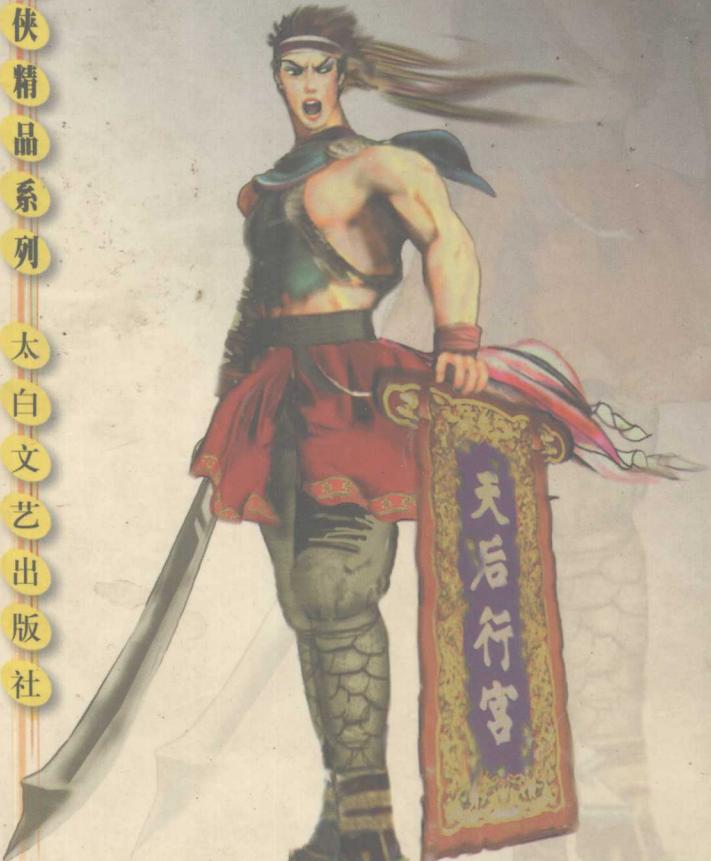


白青帝后系列

淬劍練神

(中)

蕭瑟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四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雲錄
淬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神練劍劍淬

中

白帝青后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四章	蛇蝎美人	(285)
第十五章	白玉如来	(311)
第十六章	行云布雨	(334)
第十七章	七步追风	(358)
第十八章	延气续命	(381)
第十九章	趋吉避祸	(403)
第二十章	神鼓奇技	(420)
第二十一章	八大主人	(443)
第二十二章	僵尸怪叟	(469)
第二十三章	拳扫日月	(488)
第二十四章	调虎离山	(509)
第二十五章	无名有姓	(532)
第二十六章	五灯残刑	(556)

第十四章 蛇蝎美人

岳文海听了暗吃一惊，忖道：“这女子料事如此准确，其才智绝不亚于韩翠，这‘女娃宫’的副宫主如此厉害，她们宫主厉害的程度可以想像得到了。”

他心中虽然如此忖想，口中仍笑道：“姑娘你猜错了。”

那蒙面女子道：“我把昨日所发生之事，前后连想起来，绝对不会错，不过你坦白告诉我，如果须要我帮助你的话，我会尽力帮助你。”

岳文海淡淡地笑道：“你我素昧平生，我什么话都说了，你也帮助不了什么。”

那蒙面女子忽然轻轻地叹道：“我此刻说的话，你也许不会相信。”她柳腰轻摆走近锦榻，坐了下来。

岳文海道：“姑娘还有别的事吗？如无别的事，在下便要告辞了。”

那蒙面女子摇着头道：“你现在不能走，也无法走，而且你的目的既然没有达到，更不应该走。”

最后那句话说得岳文海心中一动，他正要说话，忽见那蒙面女子向他招手道：“过来，我告诉你！”

岳文海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那蒙面女子手指锦榻道：

“你坐在我的身边吧！”

岳文海坐了下去，那蒙面女子自动靠近过来，一股浓香之味，扑入岳文海鼻孔中。

那蒙面女子妩媚地笑道：“怎么啦！你对女子连一点兴趣都没有吗？”她语音顿了一下，接道：“别人想对我这样还不可能呢！”

岳文海道：“谢谢姑娘的垂爱了，刚才姑娘不是说有什么话要告诉在下吗？”

那蒙面女子幽幽叹道：“当我第一眼看到你，便开始喜欢你，以后我抓下你的面具，看见你的容貌，以及刚才你进入房子里的表现，都使我竟难以控制自己……”

岳文海面色一整，道：“姑娘你到底说些什么，我听不懂。”

那蒙面女子深深一叹，道：“在你这种年纪，对这些你或许不懂，可是到了我这种年纪，内心已感到十分空虚，对男女真情的爱，是如何渴望……”

她举起莹白似玉的右手，拂理了一下秀发，又道：“不知为什么，我们一见如故，我竟爱上了你……”

岳文海道：“姑娘别开玩笑，在下一介武夫，不值得姑娘如此的关爱！”

那蒙面女子道：“你纯洁得使人可爱，凡是你这种心如铁石的男子，如果得到你的爱，便是女人的幸福……”

她幽幽地叹道：“我这一生尽是碰到玩弄女子感情的男人，只有两个人值得我去爱。”

岳文海问道：“那两个人？”

那蒙面女子道：“一个是已经死去的男人，另一个便是

你！”

岳文海微喟一声，没有说什么。

那蒙面女子又道：“阁下如果想达到目的，只要对我拿出真诚的爱，我就会帮助你达到目的。”

岳文海摇头道：“在下没有什么目的，姑娘不必妄猜。”

那蒙面女子突然冷笑一声道：“我给你看一个人，你便将不再否认我的话了。”

她双手轻轻合拍了三下，房门开处，走进来一个红衣丫头。

那蒙面女子道：“把那人带来！”

那红衣丫头应了一声，走出房外，未几便带来了一个人。

蒙面女子手指那人问岳文海道：“你认不认识此人？”

惨白的月色从窗外照进来，射在那女子的面上，那女子的脸容更显得憔悴苍白而且沮丧，她那双无神黯然的眼睛看见了岳文海之后，显现出惊讶惶惑和不安。

岳文海一看那女子，便认出她是小萍。

他心中大感惊讶，暗想：“小萍果然落在‘女娃宫’手中，现在看她狼狈的样子，神火剑可能已被‘女娃宫’的人夺去了。”

那蒙面女子冷笑道：“阁下认识此人吧？”

岳文海故意摇头道：“在下不认识。”

小萍睁着两只大大的眼睛望向岳文海，岳文海故意偏过头去，装作不认识她。

蒙面女子站在一旁，冷眼旁观二人面部的表情，然后淡淡一笑，问岳文海道：“你真的不认识她吗？”

岳文海冷冷回答道：“我为什么要骗你吗？”

那蒙面女子冷哼一声道：“你既然不是为她而来，那只有把她废掉了。”

岳文海听得心中大吃一惊，暗忖：“如果小萍死了，神火剑落在谁人之手便不得而知了，我得设法救她……”他心念一转，笑道：“我不是为她而来，神火剑虽然为一柄宝剑，可是在下对它并没有什么兴趣，姑娘千万不要误解了，在下来此，是因为久慕姑娘美名，只恨缘悭一面，所以……”

那蒙面女子咯咯地笑道：“所以你冒充刘汉三之名，混进这里来是吗？”

岳文海点头笑道：“姑娘既然猜透在下心意，在下便不再隐瞒了。”

那蒙面女子纵声大笑道：“江湖上的人说到我蛇蝎美人这个名字，无不变色，想不到你竟慕名而来，使我有点受宠若惊！”

岳文海面色一变，冷冷道：“姑娘既然如此多疑，在下只有告辞了。”

说罢，转身向门外走去。

“站住！”蛇蝎美人叱喝一声，声音虽然不大，可是使人听来却如重锤击在心头上一般。

岳文海暗暗吃了一惊，停步转首问道：“姑娘还有什么事？”

蛇蝎美人冷笑道：“阁下既然是慕名而来，现在连庐山真面目都没有看到，就舍得走了吗？”

岳文海心中暗忖道：“‘女娃宫’既然是在江湖上新崛起的一股庞大的势力，能将她们副首领的面目认识清楚，当然也是一件有利的事。”

他冷冷接口道：“何必强人所难，姑娘既然不愿以真面目示人，在下何必一定勉强要看。”

他的话虽然是这么说，人却转过身来。

只见小萍仍然愣愣地站在那里，没有说一句话。

他看得心中一阵惊讶，忖想道：“以小萍的武功而论，绝不会轻易受制于人，她此刻一语不发，莫非被人点中哑穴？”

他正在忖思间，忽听到蛇蝎美人口中响起银铃般的笑声，道：“你如果看到我的面目又将如何？是不是不走了呢？”

岳文海淡淡一笑，没有回答她的话。

他一步步向前走去，走到小萍身边时，故意从小萍身边擦身而过，出手如电解开小萍的哑穴。

蛇蝎美人哈哈大笑道：“你解开她的哑穴也是无用，她全身的要穴早已被制，武功消失多时，还能逃得了吗？”

小萍的哑穴既被解开，对岳文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垂下头去。

岳文海听得心中一动，低声问道：“小萍，你……”

蛇蝎美人冷哼一声，打断岳文海的问话，道：“她敢对你说一句话，我便立刻取她性命！”

岳文海冷笑一声道：“姑娘，你未免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吧？”

蛇蝎美人双目从蒙面上的黑纱中暴射两道寒光，冷冷问道：“你想和我动手一搏吗？”

岳文海笑道：“姑娘，你我素无恩怨，何必逼人太甚？”

蛇蝎美人道：“倒不是我逼你，而是你逼我，你乔装混入‘女娃宫’来，如果是别人，早已成为剑下之鬼，我对你的用心善意与否，你自己应该可以体会出来。”

话声甫落，突闻警哨之声大作……

蛇蝎美人面色大变，厉声问道：“同你一起混进来的到底还有几人？”

岳文海面色不改，缓缓道：“仅在下一人！”

蛇蝎美人怒道：“我对你一片真诚，你却对我如此虚伪，不给你一点厉害，你是不肯说的。”

她右手一扬，一条银光闪闪的东西随手抛出，向岳文海颈子上圈去。

岳文海身形一闪，便飘退了七八步，头向右一偏，那条银光闪闪的东西便擦颈而过。

岳文海暗暗吃了一惊，忖道：“好厉害的一招，如果我的轻功不佳，岂不要栽在她一招之下。”

他定神一看，蛇蝎美人手中原来是拿着一根约丈余长、宽约五寸的银色带子，她此刻竟愣愣地望着岳文海，没有再出手。

岳文海冷哼一声道：“姑娘如果再不出手，恐怕便没机会了。”

蛇蝎美人定了定神，正想说话，忽闻第二次警哨之声又响了起来。

蛇蝎美人冷冷道：“来人连闯三关，想必武功不弱，不管是不是你的同路人，我都希望你不要离开这房子一步，否则，对你的生命便有危险。”

蛇蝎美人从壁上取下一把长剑，往房外奔去。

就在此刻，房外传来几声惨叫，蛇蝎美人暴退到房门口，两个蒙面大汉每人手提一个女人闯了进来。

岳文海仔细一看那两个蒙面人才认出是怪老子程哭和金

毛浪人马虎。

他们二人手提的女人人头，正是刚才守门的两个丫环。

蛇蝎美人定了定神，沉声问道：“什么人？斗胆敢闯进来杀人，难道不想活了？”

程哭右手把那人头扬了一下，冷笑道：“臭丫头，你看见这个家伙没有？”把那颗血淋淋的人头，向蛇蝎美人掷了过来。

蛇蝎美人手一扬，一股劲力将程哭扔来的人头击落在地上，然后娇叱一声问道：“你们二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在没有把你们身分弄明白以前，我不愿杀你们。”

金毛浪人哈哈大笑道：“傻丫头，我们如果一直不肯告诉你，你便一直不肯动手杀人吗？”

他语音顿了一下，接道：“老实告诉你吧！我们是为了一人而来，如果交出那人，我们便立刻离开此地。”

蛇蝎美人手指小萍道：“你们是不是为了她而来？”

程哭一看便认出是小萍，点头道：“不错，正是为她而来，姑娘如果肯把她交给老夫，便万事俱罢。”

蛇蝎美人冷哼一声，道：“如果不交呢？”

程哭嘿嘿冷笑道：“不仅你的小命保不住，就是连‘女娃宫’所有的人也活不了。”

蛇蝎美人忽然咯咯地娇笑起来道：“如果你拿到那柄神火剑，或许你不会再要这个女子吧，是吗？”

程哭心头暗自吃惊不小，忖道：“她怎么会知道是为神火剑而来？如果她早知道小萍身上有一把神火剑，那么此刻她一定已经取到此剑了，我要小萍何用？”

程哭笑道：“小女子既然知道老夫来意就好，还不快把

神火剑拿出来?”

蛇蝎美人淡淡地笑道：“听你的声音，该是八十开外的老丈了，可是……”

程哭不等蛇蝎美人说完，叱喝道：“可是怎么样？”

蛇蝎美人呵呵怪笑道：“可是老丈太缺乏江湖经验了。”

她此语一出，不仅程哭为之惊讶，就是金毛浪人和岳文海二人也为之惊讶。

他们觉得眼前这位蒙面女子最多不过二十岁出头，怎能以这种口吻说话。

程哭一生自负甚高，狂傲无比。

他一听蛇蝎美人之言不禁大怒，道：“想不到你这个女娃儿竟敢教训老夫来了，难道你的经验比我丰富吗？”

蛇蝎美人冷然笑道：“我虽然年纪比老丈小，可是料事往往能有七八分准确，老丈仔细想一想，如果真正那把武林中人你争我夺的神火剑曾落在这女子手中，此刻还会在她身上吗？”

她语音顿了顿，接道：“如果‘女娃宫’拿到这把神火剑，她们宫主既不在此地，试想那柄剑还会存放在哪里吗？”

金毛浪人冷咳几声，接口道：“姑娘说得不错，可见此剑已由姑娘取得，送回‘女娃宫’去了，对吗？”

蛇蝎美人略略以惊讶的目光扫视他一眼，冷冷问道：“尊驾何人？”

金毛浪人掀开衣襟，露出金茸茸的胸毛，用手搔了搔痒，从身上摸出一颗又白又大的虱子，用指头向她弹去。

他呵呵怪笑道：“见了这个家伙，便知道老夫的身分了。”

“啊！”

蛇蝎美人罗袖一拂，击落他疾射而来的虱子，惊叫一声道：“金毛浪人！”

金毛浪人得意地大笑道：“小女子既然知道老夫的雅号，为何还不爽快拿出来！”

蛇蝎美人笑道：“马老前辈也是为神火剑而来吗？”

金毛浪人马虎冷冷地答道：“老夫素无名利之心，当然不是为什么宝剑而来的，不过老夫曾经答应帮助朋友夺回那把剑的，所以只有忍痛舍弃三天虱子不抓，而赶来此地……”

他这句话逗得大家几乎都要笑起来。

蛇蝎美人面色一整道：“可是这件事将使马老前辈失望得很！”

金毛浪人笑脸一收，冷冷道：“如此，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蛇蝎美人冷冷道：“如果动起手来，你们不一定能占得上风。”她转身在壁间一朵红色玫瑰花图案上按了一下。

她语音略停顿片刻，接着又道：“不过你们如果以礼相待，我倒可以告诉你们一条线索，可以追回那把神剑。”

程哭道：“如此说来，神火剑确实不在姑娘手中了。”

蛇蝎美人冷冷道：“谁还骗你们不成，只要你们根据这条线索去找，是不会落空的。”

金毛浪人急问道：“什么线索，姑娘何必吞吞吐吐。”

蛇蝎美人道：“你们要想知道那条线索，必须要依我一个条件。”

程哭问道：“什么条件？”

蛇蝎美人目光扫视岳文海一眼，缓缓道：“只要你们把这位少年留在这里，我可以保证你们立刻便取到神火剑。”

岳文海心头一懔，忖道：“她要我留在这里干什么？难道她真的对我一见钟情了吗？”

他干咳几声，笑道：“姑娘，我们素昧平生，你留在下不知何用？”

蛇蝎美人微笑道：“这个你不必问，只要你愿意留在这里，他们便可以取到神火剑。”

她对岳文海妩媚地笑着接道：“我想以你同他们二人的交情，区区这件小事该会答应他们的吧？”

她这几句话说得使岳文海很为难，心中暗暗骂道：“好个刁滑的泼妇！”

金毛浪人笑道：“岳少侠你就答应留在这里吧！将来……”他对岳文海使了个眼色。

岳文海想起在天池中，程哭授他武功之恩，他不便推拒，只好勉强地点了一下头。

蛇蝎美人咯咯地笑了起来，对岳文海道：“你答应了？”

她缓移莲步，向岳文海走去。

岳文海面色大变，沉声问道：“你想干什么？”

蛇蝎美人一字一字地说道：“你既然愿意留在这里，一切就必须听我的，我先要废除你一身武功，使你永远服服贴贴留在我的身边。”

岳文海听得心头一懔，忖道：“这女子好歹毒的手段，可是既然答应程哭了，大丈夫作事岂有反悔之理！”

他一咬牙道：“好吧！”

岳文海双目一闭，心想道：“这下子一切都完了，壮志未酬，大仇未报，竟栽倒在一个臭女子手里……”

蛇蝎美人缓缓伸出莹白似玉的右手向岳文海身上点去，

就在这时，怪老子程哭叱喝道：“住手！”

喝声未落，室内人影一阵晃动，突然多了一个白裳丑面女子，斜斜地一指，向蛇蝎美人右腕上点来。

蛇蝎美人右腕一紧，飘退了八尺。

程哭定神一看，惊喜道：“孩子，你也赶到了？”

原来那白裳丑面女子，正是韩翠。

韩翠笑道：“爹，就是你老人家能来，难道孩儿就不能来吗？”

蛇蝎美人看清是韩翠后，大感惊讶道：“你不是冒充我的婢女，已经被我识破的女子吗？怎么被人放了？”

韩翠哈哈大笑道：“几根绳索就能困住本姑娘吗？”

蛇蝎美人道：“你身上的穴道……”

韩翠不等她说完，接口道：“老实告诉你吧，本姑娘可以自解穴道，已来房外多时了，你们说的话，那句我没有听到？”

她转身对程哭道：“爹，我们走吧，神火剑确实不在这里了。”

蛇蝎美人手指房外传来的啸声道：“我已调来大批高手，你们还能出得去吗？”

韩翠笑道：“刚才是你的缓兵之计，对吗？蛇婆子你得把我们几人认清楚，我们是些什么人！”

这时门外果然来了许多劲装女子，一个个俱拔出兵刃，把这间屋子包围起来。

岳文海忽地喟然叹道：“我们彼此无怨无仇，神火剑既然已经不在这里，我们何必动手，双方动起手来，徒然造成一场浩劫。”

蛇蝎美人笑道：“你说得对，只要你肯留下，我会立刻放他们走！”

金毛浪人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笑声直震得屋梁格格作响，瓦砾飞扬起来。

蛇蝎美人面色一寒，冷冷问道：“马老前辈为何如此发笑？”

金毛浪人马虎，笑声一收，不屑地道：“小姑娘，你也太目中无人了，就是你们宫主千里飞红傅碧华在此，对我金毛浪人也不敢说这种大话。”

蛇蝎美人阴森地笑道：“马老前辈如果不信，就不妨出手试试，看能不能冲出我们的奇阵！”

“小姑娘阵列在何处？”

蛇蝎美人手指窗外道：“阵式已经在窗外摆成了，只要你们穿窗而出，便会陷身奇阵之中。”

韩翠冷笑道：“我如果不穿窗而出呢？”

蛇蝎美人冷冷道：“房子四周有如天罗地网，只要你们一出这个房子，便要投身罗网之中。”

岳文海冷哼一声道：“在下就不相信你的邪门！”

说着举步向门外走去。

猛然一声沉喝，自他身后响起道：“给我站住！”

岳文海眼前人影一晃，便有一个人阻挡他的去路。

岳文海猛然身形一煞，那人正是蛇蝎美人！

蛇蝎美人幽幽叹道：“我不愿见你身受那‘女娃宫’里的亘古难见的奇刑之苦，所以……”

她说到情切之处，面罩的黑纱竟然颤抖起来，敢情她急得已经落泪了不成？

岳文海冷哼一声道：“不要猫哭死老鼠了，如果再不闪开，请恕在下要出手伤人了！”

蛇蝎美人呜咽地道：“你难道还看不出我对你用情之深吗？”

岳文海听得心头一懔，暗想道：“难道她真的对我已经有情了吗？”

蛇蝎美人幽幽叹道：“我说一百句、一千句你也许不会相信，不过我要阻止你进入娃娃阵，希望你不要丧生在那阵中……”

岳文海横眉一竖，道：“姑娘一番好意，在下心领了，不过在下要去闯一闯，看那娃娃阵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

蛇蝎美人见岳文海坚意要去闯娃娃阵，心中忧愤参半。

这时韩翠走了过来，冷冷道：“你不要在自己脸上贴金，你一定就断定他不能攻破什么娃娃阵吗？”

蛇蝎美人本来就一肚子怒火，无从发泄，现在听了韩翠之言，大为恼怒，心念一转，忖道：“这丑女子好似也非常爱这小子，我正好利用此机会把她除掉！”

她忖动之间，冷哼一声道：“丑贱婢如此狂言，莫非是身怀绝技吗？”

韩翠冷笑道：“你不用激将我，谅这座区区小阵，也莫可奈何我。”她语音顿了一下，对岳文海道：“我为你开路，闯进去吧！”

说罢，身形一晃便飘闪室外。

岳文海举步从蛇蝎美人身旁擦身而过，蛇蝎美人摇头叹道：“你真的不听我的忠告？”

岳文海淡淡地笑道：“一些娃娃摆成的阵式，不致于困住

在下，谢过姑娘如此关爱之情，在下会永记心头。”

蛇蝎美人深深地叹道：“能不忘记就好，咱们虽是萍水相逢，但是相见恨晚，妾一生只爱一个半人……”

岳文海暗想道：“这女子真怪到极点了，但不知道这一个半人是什么人？

他心中虽是如此忖想，口中却没有说出。

蛇蝎美人似乎看出他的心意，当下接道：“也许你不太相信半人是指什么人，我在十年前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爱上了一个人，后来他骗了我的感情，我恨透了他，一气之下便杀了他，还烹食了他的肉，可是一直到见到你为止，心中还在爱他……”

她话语歇了一下，继续道：“那段爱不算完整，所以只能算他是半个人。”

岳文海问道：“姑娘说一个半人，还有一个人呢？”

蛇蝎美人，幽幽一叹道：“别外一人便是你，说起来你也許不太相信，可是我见到你后就爱上了你，而且爱得那么深，虽然刚才不过一个时辰之久，可是我深深觉得有一世纪那么长……”

岳文海听了心中骇然，忖道：“蛇蝎美人是武林中出名的大魔头，对人心狠手辣从不留情，所以一般人又叫她毒玫瑰，想不到她对我用起真情来了。”

他心潮未已，只见蛇蝎美人从怀中取出一个白色的玉瓶，递给岳文海道：“岳相公进阵之后，如果觉得头昏目眩，便速启开此瓶盖子，放在鼻边便无碍了。”

岳文海接过那个玉瓶，抱拳一礼道：“隆情厚意，日后图报！”